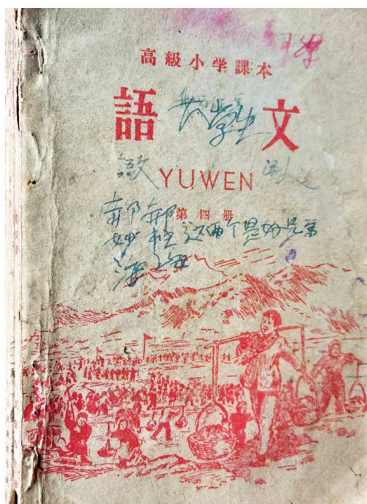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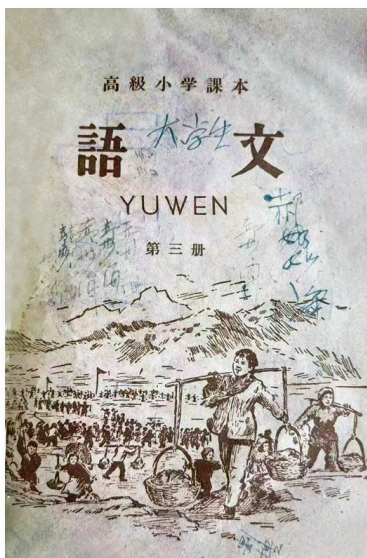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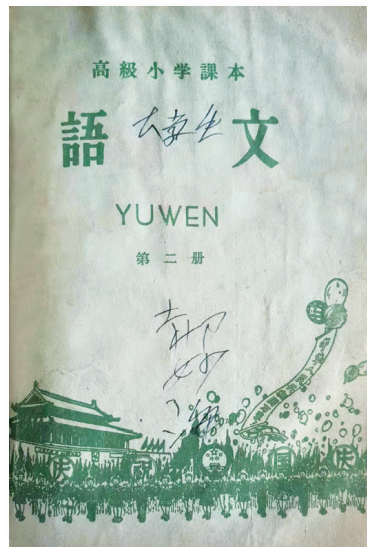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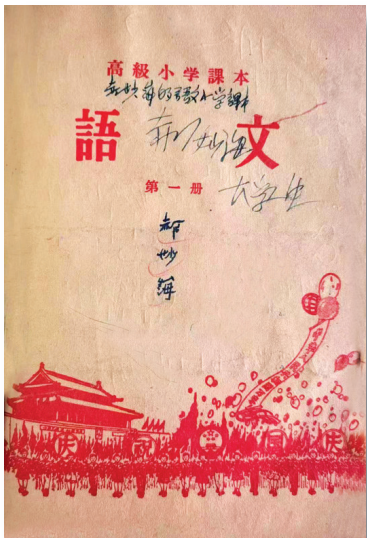


收藏

六十六年前太原高小语文课本

郝妙海 文/图



近日整理书柜，得见一摞当年上学时的课本。其中最早的，是1958年至1960年的四册语文课本。翻阅这些六十多年前历经沧桑的老课本，不禁感慨万千。

1954年，我在本村（今晋源区武家庄）上的小学。那时的小学，分初小和高小两个阶段。初小四年，念完后发一张毕业证。然后经考试合格，才能读高小。高小是两年，四个学期，所以有四册语文课本、四册算术课本。我们村子大，学校初、高小部都有。而邻村董茹村子小，连初小也没有，孩子们都来我村上学。邻村吴家堡村子大一些，村里有初小，但没高小，所以考上高小的孩子，也得来我村上学。因而，我的小学同学中，有许多是董茹和吴家堡的。如今翻看这些课本，当年那些同学的音容笑貌，如在眼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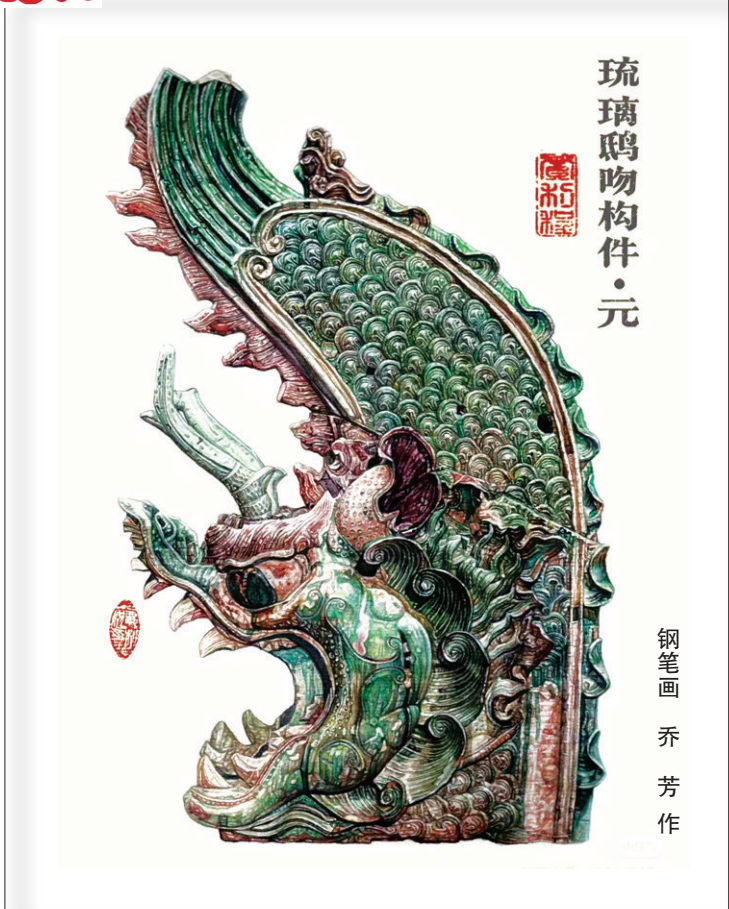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家祖辈是农民，但父母对读书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尊重，对字纸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惜。受他们的熏陶，我从领到第一册课本起，对它们就十二分地爱护。要知道，当时我们连一张包书皮的纸都找不下，但我所有用过的课本，直到毕业，都一页不缺，一页不损，而且一本不丢，一本不弃，全保存着。遗憾的是，当时根本没有藏书的条件，而且后来又由于各种原因屡次迁建，屡次搬家，有些课本还是遗失了。如今，这历经坎坷保存下来的四册高小语文课本，就成了我最早的藏书。这四册课本，虽书页上用红蓝墨水勾画得比比皆是，有一册还有明显的折角，但却依然完好，没有一点破损。我用针锥扎眼，用棉线把它们紧紧地锁在了一起，就是为了长久保存。

1958年，是一个特殊的年份。当年的好多事，在这几册语文课本中都可依稀看到它们的影子。在第二册（1959年上半年）中，有一篇《卫星田》。文中就描写了成都近郊的一块稻田内，“几个健壮的小伙子在稻穗上站得多稳，他们好像站在厚厚的地毯上……”就在同一册中，还有另一篇题为《六、七、八》的文章，写得更具体。说是湖北宜城县国营农场，三个分别为六岁、七岁、八岁的工人子女，种的水稻试验田“两分地产了一千二百五十斤十二两，折合亩产量就是六千二百五十三斤多。”重读这些课文，不由得就会想起当年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们，也曾上西山背铁矿石，到汾河湾深翻地的场景。六十多年过去，仍恍如昨日。

而从这四册语文课本本身，也可窥知当时的一点经济状况。四册课本，纸张都十分粗糙。封面都是单色印刷，内文也几乎没有插图插页。而且为了节省纸张，所有内容，都是连续排版，全书没有任何空白之处。连目录，都不是印在封二上，而是印在正文的末一页，舍不得占用专门的页面。当年的课本，一、二册定价0.16元，三、四册定价0.18元。

这四册语文课本，是我如今上千册藏书中的宝贝。面对它们，思绪万千。它们不仅见证了我的一段学生生涯，还见证了共和国的一段历史片段，我会继续珍藏下去。

状物



黄河边上有奇石

彭庆东

从临县碛口镇的李家山村走出来，我们顺着沿黄公路一直往北，大约过了20多公里，公路东侧黄河峡谷的石壁上，渐渐有奇石出现。

早就听闻，黄河大峡谷地貌颇为奇特——饱经沧桑的山丘呈黄褐色，怪石矗立，沟壑纵横。但是，若非亲眼所见，实在想象不出这里的奇石形态各异，独具匠心，每一块都充满了自然的力量和美感——有的像疾风飞驰的骏马，有的像悠闲嚼草的绵羊，有的像缩头缩脑的乌龟，有的像击掌玩耍的狗熊……好奇心让我们把车停在路边，开始细细游览。回头一看，忽然发现石壁上有条披着铠甲的威猛“鳄鱼”，圆瞳鼓睁，炯炯有神，似乎是在巡视水面，找寻猎物，嘴、下颌、头顶等部位极尽逼真，呼之欲出的神形能让人顿时心生胆颤的寒意。原来，这一段峡谷崖壁俗称“奇石动物园”，是黄河沿岸的一段水蚀地貌景观，是大自然独一无二的杰作。

继续北上，行至曲峪镇开阳村附近时，紧临水面附近的崖壁上，一幅幅不拘一格、天马行空的水蚀景观如长卷浮雕般徐徐展开。这段极具观赏价值的天然浮雕，俗称“黄河画廊”。抬头望去，有的如动植物造型，栩栩如生，有的呈石槽、石龕、石窟、

石书状，连片的石槽蜿蜒曲折，犹如迷宫般耐人寻味……在这里，视觉触发的想象力可以无限延伸，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。

同行的河北美院退休王老师用雕刻手法开始为我们逐段形容浮雕，这一段兼有“平面线刻”，那一段恰如“透雕”与“圆雕”；我们都在各自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往一块儿拼接，有说雕刻图案像游龙、跳蛙、蛟鲨；也有说像波涛、险峰、奇林；还有的用上了“暮雨山居”“梦里故园”等浪漫词语……但我觉得，任何人都比不上黄河这位才华横溢、心思细腻的艺术大师，她以陡峭的崖壁为画板，以滚滚浪涛为画笔，以非同凡响的激情与日夜雕琢的耐心，尽情释放着自己的灵感与冲击力，绘就了这幅奇异的画卷。

循着怪石，我们一路走，一路看，一路拍摄，愈为崖壁景观所震撼。寥廓的长天，流动的浮云，绵延的山峦，陡峭的崖壁，滚滚的波涛以及伴随涛声呼啸的山风，彰显着雄浑而又苍劲的自然之力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。赏石亦是如此，它需要一种眼界，需要一种情怀，才能真正领略沧海桑田、物换星移的神奇，才能在“花非花、石非石”的意境之中实现最终的归宿——与美同行，与美丽同在。